



宗教与世界丛书
THE WORLD AND RELIGION SERIES

印度教中未知的基督

THE UNKNOWN CHRIST OF HINDUISM

[西]雷蒙·潘尼卡 著
Raimon Panikkar
王志成 思竹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印度教中未知的基督

THE UNKNOWN CHRIST OF HINDUISM

[西]雷蒙·潘尼卡 著

Raimon Panikkar

王志成 思 竹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度教中未知的基督/[西]雷蒙·潘尼卡(Panikkar, R.)著;
王志成, 思竹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1
书名原文: The Unknown Christ of Hinduism
ISBN 7-220-06168-4

I. 印... II. ①雷... ②王... ③思... III. 印度教 - 未知
- 基督 IV. B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8669 号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 R. Panikkar 1981

本书的翻译出版经 Raimon Panikkar 及其代理 Ama Soler-Pont 授权

本书中文版权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所有

根据 Orbis Books 1981 年修订版译出

·宗教与世界丛书·

YINDUJIAO ZHONG WEIZHI DE JIDU

印度教中未知的基督

[西]雷蒙·潘尼卡 著

王志成 思 竹 译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汪 漪
文小牛
杨 潮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 3 号)
<http://www.bookss.com>
E-mail: scrmcbsf @ mail.sc.cninfo.net
电话: (028)86661236 86660527

防盗版举报电话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插 页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028)86679239
四川福润印务公司(028)87856259
850mm × 1168mm 1/32
7.75
4
174 千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
ISBN 7-220-06168-4 / B·265
14.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宗教与世界》丛书

总 序

提起宗教，人们往往想起西天的佛，天上的神，然而，宗教就在我们周围的世界。提起宗教，我们自然想起寺庙的烟，教堂的顶；然而，宗教就在人们的心中。

作为历时最为久远、分布最为普遍、影响最为深广的人类现象之一，宗教与人的世界紧密相联。人类文明的各个部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从哲学思想到文学艺术，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从道德伦理到惯例习俗，从科学理论到音乐美术，无论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共同素质，还是个人的心态结构和行为模式，都同宗教有着起初是浑然一体，尔后又相互渗透的关系。

马克思说：“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人就是人的世界”，要理解人，就要理解这个世界；要理解这个世界，就必须看其理论，挈其纲领。

当代宗教学家贝格尔说：“宗教是人建立神圣世界的活动。”世界是人所理解的世界，要理解世界，就要理解人；要理解人，就必须考察其一切活动，其中包括人为世界立法，寻求或建立意义世界的活动。

现代宗教思想家蒂里希说：“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人有种种关切和追求，但人不同于世间万物，因为人有精神性的、超乎自然和超越自我的关切和追求；人不但有对自我的意识，有探索人生意愿的愿望，而且有对终极存在或宇宙本原（尽管对之有不同的理解）的意识，有探索它并同它和谐一致的愿望。要理解人与世界，就必须研究形形色色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其中包括这种精神性的终极关切，包括这种超越自我而与终极存在和谐一致的愿望。

这一切，都与宗教有关，都显示出宗教与世界的关系。

在构成世界上各种文明的物质生产、组织制度和思想观念三个层面中，宗教同第一个层面相互影响，同第二个层面相互影响又相互重迭，同第三个层面既相互影响相互重迭，而且在其中还往往居于深层和核心的地位。在了解世界上各个民族或国家，了解它们的文明或文化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力兼及于它们与宗教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兼及于它们在各方面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与其宗教的广泛深刻的关系；应该尽力从第一和第二层面深入于第三层面，深入于精神核心。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力求在对各族各国的社会文化和人类文明的认识中，增添角度，拓宽视野，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进而达到不仅识其形，而且知其神的境界！

对于宗教的人生观世界观内涵的研究，在我国应属一个“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我们应该尽力

从全世界的思想资料中，了解全人类的各种看法；应该尽力从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借助对这些思想资料的思考和批判而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增进人类对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力求从这些思想的无尽长河中，掬起涓滴奉献国人，并且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国人可以将新鲜的活水，汇入其中！

何 光 沪

1988年1月于北京

《宗教与世界》丛书

再 序

《宗教与世界》丛书的“总序”，写于1988年。这次因重新设计封面，老搭档汪漪要我写篇新序，添些新意。初觉不必，但经他提起旧事，蓦然回首，竟有隔世之感，遂觉有话要说。

七年来，丛书出了20种，从选题到译文，自己都不甚满意。然而各方面均有好评，我想，这不过是因为在宗教领域，学术性的、高品位的、严肃认真的书还是太少，而我们对这套书，至少在主观上还是力求符合这三个标准的。这些年来，诸多的困难，小环境的、大环境的、经济上、非经济上的，都捱过来了，如今得到一些从好评产生的支持，我们在心存感谢的同时，更当努力走下去了。我有一条原则，叫做“目标不能认错，里程在所不计”。当然，但愿目标能更准一些，做事能更多一些。

这些年，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有人在谈论“宗教热”，确实有大量现象在引起人们更多地注意宗教问题。我想，

这里至少有两点值得思考。第一，在科技日益发达、生活日益便利的现代社会，种种“宗教热”现象提醒我们，人类最深刻最多样最难满足的永恒需求，还是在精神方面，人是不能在物质生活中得到最终的安宁或真正的幸福的。超越自然、超越自我而走向终极的态势或趋向，是文明的动力，是文化的灵魂，也是真正的人的精神。作为终极之人间反映的宗教，正是因此而不衰。第二，在价值和观念日益多元、诱惑和压力日益增加的现代社会，种种“伪宗教”（或“准宗教”）问题提醒我们，人类由于自身的认识局限和意志自由，是多么容易认错目标、选错方向、误人害己、酿成灾祸。事实上，使人失足的伪宗教的特征，即自我膨胀和偶像崇拜（崇拜卡里斯马型的个人、团体利益、意识形态、权力地位、金钱肉欲、个人安乐、一己解脱等等并为之献身），其根源正在于把包括自我在内的世间事物，即蒂里希（Paul Tillich）所说的次终极的东西，误当成了终极来崇拜。

面对社会的世俗化和人情的冷淡，宗教热的兴起是自然的；面对宗教的多元化和人世的纷争，冷静地对待宗教热是必需的。这种冷静并不意味着冷淡，因为它要求的是理性和爱心。我相信，理性和爱心不但不违背真宗教的精神，而且有助于造成宽容和开放的心态，从而有助于社会生活的安宁和精神生活的提高。

本丛书追求学术性、客观性和包容性，当然是想要促成理性的冷静；至于编者希求宗教之提高和向真之心，则只能借孔夫子一言以自白：“知我者，其天乎？”

何光沪

1995年于北京

中译本序

此书一直受到误解。

它最初是作者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ikkar, 1918～）在罗马拉特兰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1964年首次出版，1981年出版增订本。据一般学者的看法，旧版具有宗教包容主义特征，新版则属于多元主义类型的著作。但潘尼卡本人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新旧版尽管有变化，但在基本立场上是一致的和连贯的。他在新版导论中说，他目前的态度虽然要激进得多，但出于对宇宙节律和历史节律的尊重而保留曾经经历的中间步骤，抵住了对旧版进行全盘改写的诱惑。他把新版的意义确立为为处于危机时期的人们“提供这样一个例子：转变，而不是全然决裂，连续，而不只是拖延”（本书边码第 xi 页）。

此书在为潘尼卡赢得极大声誉（有人将他整合印度智慧与基督教的工作和圣保罗将犹太—基督教与希腊精神相结合以及

托马斯·阿奎那将亚里斯多德哲学纳入基督教相媲美)的同时,也招来激烈的批评和严重的误解。德萨(Francis X. D'sa)认为,绝大部分批评者都没有理解潘尼卡的基督概念,更不清楚他要提出的观念。^①潘尼卡本人则明确说:“对此书的否定性批评大多来自一种狭隘的、片面的和纯历史的观点——确切地说,来自关于这一奥秘(指基督的奥秘。——译者)的流行的小信条观念”(本书边码第20页)。

在理解潘尼卡的基督概念之前,先对他作为一代跨文化思想大师的成长背景和思想背景作一简单介绍或许是有帮助的。潘尼卡来自一个双重传统的家庭:其父为印度教徒,其母为天主教徒。他在两大传统的滋养下成长,后来又深入佛教传统,对世俗主义也有深刻的理解。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跨文化冒险之后,他宣称自己既是一个印度教徒,又是一个基督徒,是佛教徒,也是一个世俗的人。作为一个进取不懈的“宇宙修士”(cosmic monk),他以自己的生命分享了人类的四大传统;作为一个热情执着的学者,他把跨文化、跨宗教的研究和理解当作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年过八旬的潘尼卡如今可谓是硕果累累,有人称他是在“第二个轴心时期”大获丰收的先驱人物。^②

在潘尼卡的跨文化事业中,关于基督教在新时期的自我理解问题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课题。如今基督教在一个多元文化处境中面临挑战。它先前对自身与其他宗教之关系的种种理解也面临破产。在此背景下,潘尼卡以一个跨文化的基督教神

① Cf. Joseph Prabhu, ed., *The Intercultural Challenge of Raimon Panikkar*,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6, p. 37.

② *The Intercultural Challenge of Raimon Panikkar*, p. 110.

学家的身份担负起重任。在《印度教中未知的基督》一书中，他就是以基督教的核心象征基督为主题，以基督教和印度教的相遇为个案展开跨文化探讨的。

众所周知，根据基督教神学，基督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和圣灵）中的第二位格。这一神学表述的意蕴是什么？潘尼卡认为，圣父不可知，是永恒的沉默，^①而基督是惟一中保，人通过基督与上帝接触。在此，潘尼卡在基督与历史的耶稣之间作出了重要区分。他说，耶稣是基督，但基督不是耶稣，也就是说，基督不等于耶稣。这一区分是有本体论依据的：基督作为一个奥秘，并没有也不可能为历史的耶稣所穷尽，他永远有着不为人所知的一面（所以潘尼卡把他称为“未知的基督”）。

在潘尼卡看来，传统基督教太依附历史了，以致发展出一种强烈的倾向，把实在局限于历史，甚至仅仅局限于亚伯拉罕传统的历史，在基督论上把基督等同于耶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潘尼卡明确坚持，基督大于历史的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也大于耶稣的道成肉身，它连绵不断地发生着，不仅发生在身体中，也发生在所有创造物的活动和过程之中。^②潘尼卡提醒说：不要忘了，人们最早对基督作哲学解释不是始于对“肉身”的论说，而是始于对变成“肉身”的“逻各斯”（亦译作“道”）的论说。历史基督的概念实际上是基督道成肉身之后才有的事！（本书边码第165页）

^① Cf. Raimundo Panikkar, *The Silence of God: The Answer of the Buddha*, New York, Orbis Books 1989.

^② 参见雷蒙·潘尼卡著，王志成、思竹译：《智慧的居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页。

依据潘尼卡的神学理解，基督是上帝与世界之间的中保，是世界的创造者、维系者和转变者。潘尼卡认为在印度教中特别是在吠檀多传统中，与基督相对应的是自在天，自在天也是世界的创造者、维系者和转变者。根据吠檀多传统，梵不可知，绝对超越，相对的世界源于梵，但这一过程是依赖自在天来完成的。潘尼卡认为，基督教中的基督与印度教中的自在天都指向同一奥秘，也即介于上帝/梵和世界之间的中间者。

依潘尼卡的神学理解，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说与印度吠檀多的不二论相一致。为了阐明基督与自在天的功能相似性，潘尼卡对梵和世界的关系作出在他看来更加符合不二论的解释。他觉得吠檀多的两大不二论传统即商羯罗学派和罗摩奴阇学派的理解有陷入一元论或二元论的危险：依商羯罗学派的解释，梵为真，世界为假（幻），这导致一元论；依罗摩奴阇学派的解释，梵和世界皆为真，这导致二元论。

潘尼卡在自己的解释中强调自在天的终极联结功能，即联结梵和世界、绝对者和相对者、无德之梵和有德之梵、短暂和永恒，为绝对超越的梵本身担负起创造、维系、转变、毁灭和拯救这个世界的工作。自在天的这一中间位置同时维护着梵的绝对性、超越性和世界的相对性、偶然性，并体现和创造着一种极性关系。由于自在天的存在，梵和世界既非一也非二，维持着一种不二的张力关系。潘尼卡对这一点的阐述，在此书中是围绕对吠檀多三大基本文本之一《梵经》第1篇第1章第2节经文的诠释展开的。

潘尼卡做这些工作显然不是纯粹出于思辨的兴趣，而是在为诸宗教（在此是基督教和印度教）的相会寻求相遇点。潘尼卡认为，对基督徒而言，这一相遇点就是基督。基督徒可以发

现基督也在印度教中临在，而且可能是以一种不为他所知的方式临在。这也是此书题目的由来。此书主要是为基督徒而写，是要向基督徒表明基督教可能如何与印度教相遇，并在印度教中发现未知的基督。这一点应该可以消除此书的包容主义嫌疑。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潘尼卡发展了一种跨文化的三位一体说，一种跨文化的基督论，并以此找到了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相遇点。潘尼卡也明白，这种相遇可能不是两条平行线的终极汇合，而是像十字架上的两线交叉。基督与自在天指向同一奥秘，但二者之间又有种种差异。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关系不可能是高和低、优和劣、光明和黑暗、圣洁和罪恶、真实和虚假、拯救和永罚、超自然和自然的关系，也不是行动和潜能、果实和种子、实际临在和先驱、实在和象征、实现和欲求、事实本身和寓言、复活和死亡的关系，不是同化关系，不是敌对关系，不是替代关系，而是相互丰富的关系，在对基督之奥秘（用基督教的语言）的探索上可以相互启发、相互照亮、相互丰富。

王志成

2002年12月10日识于耶鲁大学

madhye vāmanam āśīnam
viśve devā upāsate

圣灵^① 坐中央，诸神皆崇拜。

《羯陀奥义书》V, 3

mesos hymōn stēkei hon hymeis ouk oidate

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②

《约翰福音》1: 26

① 字面意思是“侏儒”，指居于心中的“拇指大小”的原人，参见《羯陀奥义书》IV, 12。

② 参见《路加福音》17: 21: 上帝的国在你们之间（既非在你们之中也非在你们之内）。

mesos: madhya.

中保（*madhyamaka*），在中间，在当中，在中心，在最中。

一切都发生在万物之间，发生在万物的互动、相互关系之中，也即完全的相对性之中。我们所不认识的那位惟一者在中间，处于中心，他使相互关系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和构成性的内在关系。

序 言

*vedāham samatītāni vartamānāni cārjuna ,
bhaviṣyān i ca bhūtāni mām tu veda na kaścana .*

哦，阿周那，我知道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所有生物，但我却无人知晓。

《薄伽梵歌》VII, 26

*pote de se eidomen xenon kai syneagomen , ē gymnon kai
periebalomen ;*

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

《马太福音》25:38

ix 在前往人的不同地方的途中，一直有个同行者。^① 作为我自己时代和环境的孩子，我自认为很明白这个同伴是谁，半个多世纪之前当我在智性上和灵性上惊叹诧异时伴我左右。然

① 有两个理由促使我使用大写的人 (Man)：(1) 表示它意指整体的人，因而包括男性和女性；(2) 暗示人是一个不可还原的实在，与神和世界并列（尽管在本体论上必须加以区分）。

而，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那时我风华正茂，来到我祖先的定居之地：我的同伴消失了。我曾经常讲到以马忤斯（Emmaus），但我当时所到的定居地是我自己的村庄。因此，我没有循原路回到一个和平之城，寻找并或许再找到我的伙伴，我独自继续前行，到达一个为手足相残的战争所蹂躏的战场。震惊、痛苦之下，我拒绝采取某个立场，拒绝为任何一方斗争。黑方想招我入伍，成为正义一方的战士。白方要我做一名婆罗门，支持在我看来是非正义的现状。双方都是我的亲友，但我保持做一个正直的反对者，为双方所猜疑。是因为又一个伟大的象征即慈悲抓住我了吗？我冒着生命危险，向每个人提供我的服务，但不接受他们各自的辩证法，这样做时，我忽然发现自己处在时间世界（World of Time）之中。从那时起，万物的神圣性，甚至世俗事物的神圣性，开始为我所领悟。于是我处在四条河流的汇合处（*sangam*）：印度教传统、基督教传统、佛教传统和世俗传统。本书讲的就是有关这一冒险的事情。

在我们这个社会 and 个体都瞬息万变的时代，为什么要重版一本二十五年前写的书呢？这是因为个人的良心问题。“personal”在此不是指作为一个特定个体的我自己，而是指我与世界的关系。超越一个传统，最积极的方式不是跨出这个传统（仿佛它是一辆牛车），也不是取消自己的成员身份（仿佛它是一个俱乐部），而是活出该传统，也即“把它传下去”，延续它，爬到看得见其他山峰的顶部，和/或下到感受得到世界的颤动的深处。我感到有义务向许多人解释我的道路的连续性，尽管我与我的世界都变了。

我只可能摆脱某一类型的基督教或印度教（就此而言，也

只可能摆脱某一类型的佛教和世俗主义)，倘若我变成一个更好的基督徒或一个更好的印度教徒。如果一个人用生命写书，以血为代价，如果智性活动由经历过的生活和遭受过的经验构成，而不只是头脑的产物，那么我所写的是我所曾是的一部分；我所曾是的不能抹去。否认它是没用的。

我们这个时代，速度加快了，耐心减少了，倾向于决裂、暴力反应和快速变革。在基督教内，我们已发现种种极端态度，它们落入同样的错误，只是方向相反，它们努力纠正：如果上帝以前倾向右翼，那么他现在倾向极左。如果基督过去是个神圣的偶像，那么他现在只是个革命的犹太人。在印度教内，我们发现类似的过激反应：如果以前仪式对大多数人来说 xi 是印度教生活的支柱，那么现在它们被全盘抛弃；如果过去一度宗教膨胀，那么现在是灵性匮乏。

所以这就是我的良心问题：各界许多人士，东西方都有，他们已经历一个相似的过程，要么全盘抛弃“宗教”（或一个特定宗教），要么已经转向对宗教的“科学”研究。年轻一代（东方的和西方的）看来也要走极端，全然拒斥他们的传统，和/或参加或圣或俗的膜拜组织和教派。希望该书的重版能够提供这样一个例子：转变，而不是全然决裂，连续，而不只是拖延。提供我个人的选择方案，对我注意到许多人陷身其中的苦境作一回应，这看来是道义上的一个义务，它足以证明我的这一行为是正当的：为了修订该书而放下我的其他许多“职责”和“使命”。

修订此书，我有三个指导原则。目前的这个版本已努力（1）把在第一版中写得过于隐秘的东西明确表达出来；（2）保持第一版中所有我仍相信可能说对了的内容；（3）不根据我目